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蔣瞻岵

謄錄監生臣劉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七

至德元載七月庚午上皇至巴西 肅宗實錄作辛未今從玄宗實錄次柳氏舊聞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昧知頓使給事中韋倜於駱谷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者數四上不為之飲倜懼乃注於他器自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為疑也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四十年矣未嘗甘酒味指力士近臣曰此皆知之非紿卿也從者聞之無不感悅玄宗幸蜀記上皇在巴西郡宰

臣請高力士奏蜀中氣候溫瘴宜數進酒上皇令高力士宣旨曰朕本嗜酒斷之已久終不再飲深愧卿等意也力士因說上皇開元四年因醉怒殺一人明日都不記得猶召之左右具奏上愴然不言乃賜御庫絹五百匹用給喪事更令力士就宅宣旨致祭從茲斷酒雖下樂亦不輒飲按玄宗荒于聲色幾喪天下斷酒小善夫何足言今不取

遣使召李泌謁見於靈武舊傳云謁見於彭原今從泌子繁所為鄴侯家傳云即位八九日矣

欲以泌為右相固辭舊傳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鄴侯家傳曰初欲拜為右相恐戎事固辭爵願以客從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以屈其志

上無以逼今從之

同羅突厥逃歸朔方　肅宗實錄忽聞同羅突厥背祿山走投朔方與六州羣胡共圖河朔諸將皆恐上曰因之招諭當益我軍威上使宣慰果降者過半舊崔光遠傳云同羅背祿山以廐馬二千出至滻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憂死陝州汾陽王家傳云祿山多譎詐更諜河曲熟蕃以為已爾使蕃將阿史那從禮領同羅突厥五千騎偽稱叛乃投朔方出塞門說九姓府六胡州悉已來矣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蟻聚於經略軍北按同羅叛賊則當西出豈得復至滻水此舊傳誤也若祿山使從禮偽叛則孝哲何故召之神威何為怖死又必須先送降欵於肅宗如此則諸將當喜而不恐賊之陰計豈徒取河曲熟蕃也蓋同羅等久客思歸故叛祿山欲乘世亂結諸胡據邊地耳肅宗錄所謂共圖河朔者欲據河朔西方兩道猶言

河隴也肅宗從而招之必有降者若云大半則似太多今參取諸書可信者存之

崔光遠至靈武以為御史大夫　天寶亂離記祿山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通儒素憚侍中苗公晉卿内史崔公光遠二人並偽於通儒處請復本職通儒許之由是徵申存撫兩街百姓長安稍見寧帖密宣喻人主蒼惶西幸之意老幼對泣悲不自勝皆感恩旨苗公乘驢間道赴蜀奔駕光遠亦潛去馬通儒素憚兩公名德内特寬之按舊苗晉卿傳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未嘗受賊官今不取

上命河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　段秀實别傳曰詔嗣業將安西五萬衆赴行在今從舊傳

令狐潮圍雍丘張廵大破之　張中丞傳自三月二日潮至雍丘城下攻守六十餘

日潮大敗而走然則於時已五月初矣又云未幾潮又帥衆來攻謂巡曰本朝危蹙兵不出關則是潼關未破也又巡答潮書主上緣哥舒被衂幸于西蜀孝義皇帝收河隴之馬取太原之甲蕃漢雲集不減四十萬衆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門蜀漢之兵吳楚驍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統已到申息之南門竊料胡虜遊魂終不臘矣則是七月十五日丁夘以後也其曰前月二十七日兵到土門蓋圍城中傳聞之誤也又云相守四十餘日潮收兵入陳留不敢出其下乃云五月魯炅敗於葉六月哥舒翰敗於潼關上皇幸蜀皇帝北巡靈武六月九日賊將瞿伯玉據圍城十二日賊屯白沙渦十四日夜巡襲破之七月十三日潮伯玉至雍丘又破之其日月前後差舛不可考按蓋李翰亦得於傳聞不能精審今但置關破以前事於五月關破以後事於七月耳

烏承恩承玼之族兄 韓愈烏氏先廟碑云承恩承洽之兄今從新傳

八月壬午朔郭子儀李光弼並同平章事肅宗實錄八月壬午子儀光弼皆於常山郡嘉山大破賊子儀等俱奉詔領士馬五萬至自河北以子儀為其官光弼為其官汾陽家傳六月八日破史思明於嘉山之下公謂光弼曰賊散矣其餘幾何可長驅而南以定天下其月發恒陽至常山中使邢延恩至奉詔取河北路席卷而南會哥舒翰敗績玄宗幸蜀肅宗如朔方公聞之獨揔精兵五萬奔肅宗行在玄宗有詔以肅宗嗣皇帝位肅宗奉詔歔欷哀不自勝公諫云云跪上天子璽以七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二十七日制可武部尚書平章事幸蜀記六月十一日玄宗追郭子儀赴京李光弼守太原河洛春秋六月二十五日大破賊於嘉山二十六日覆陳二十七日有詔至恒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劒南儲君又往靈武由是拔軍入井陘口邠志六月八日敗史思明于嘉山會潼關失守二公班師唐歷七月二十八日子儀光弼並加

平章事又詔子儀收軍赴朔方光弼赴太原河洛春秋又云光弼至太原殺王承恩固守晉陽舊紀與實錄同班師八月子儀與光弼帥步騎五萬至自河北光弼傳子儀傳七月肅宗即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光弼帥步騎五萬至自河北光弼傳肅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在又云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玄宗實錄六月壬午光弼子儀破史思明於嘉山舊紀六月癸未朔庚寅哥舒翰敗於靈寶其日光弼破思明於嘉山子儀光弼傳皆云六月無日諸書言李郭事不同如此按歲朔歷六月癸未朔與舊紀同玄宗實錄云壬午誤也肅宗實錄八月壬午朔日也子儀光弼皆於嘉山大破賊領士馬至自河北以為其官其官益壬午乃拜官日因言已前事耳汾陽家傳邠志皆云六月八日破思明與舊紀同家傳云勸肅宗即位上璽則恐不然哥舒翰以六月八日敗亦須旬日方傳至河北肅宗七月十二日即位若六月二十七日班師七月十二日豈能便達靈武也

河洛春秋二十五日破賊與諸書皆不合恐太後也今據舊玄宗紀汾陽家傳邠志唐歷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宜可從幸蜀記十一日玄宗召子儀光弼事或如此但二傳皆云肅宗召之恐是二人在河北聞潼關不守已收軍赴難在道遇肅宗中使遂趨靈武今從舊傳唐歷拜相在七月二十八日汾陽家傳二十七日肅宗實錄八月一日三書皆不相遠子儀傳云八月雖無日與實錄亦略相應今從實錄據舊傳光弼亦曾到靈武疑朔方兵盡從肅宗故光弼但領河北兵赴太原耳河洛春秋月日尤踈所云殺王承恩固守晉陽必誤也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 玄宗實錄舊紀皆云八月癸未朔肅宗實錄唐歷舊紀長歷皆云壬午朔今從之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 肅宗實錄癸未上奉表至蜀玄宗實錄八月癸未朔赦天下時皇太

子已至靈武七月甲子即位道路險澁表疏未達及下是詔數日北使方至具陳羣臣懇請太子辭避之旨辛卯下詔稱太上皇庚子遣韋見素等奉冊令從舊紀唐歷

九月上欲以建寧王倓為元帥李泌諫乃以廣平王俶為之鄴侯家傳曰以李光弼為元帥左廂兵馬使出井陘以攻常山閡范陽郭子儀為右廂兵馬使帥衆南取馮翊河東據汾陽家傳時郭子儀方北討同羅未向河東也鄴侯家傳又曰上召光弼子儀議征討計二人有遷延之言上大怒作色叱之二人皆仆地不畢詞而罷上告公曰二將自偏裨一年遇國家有難朕又即位於此遂至三公將相看已有驕色商議征討欲遷延適來叱之皆倒方圖尅復而將已驕朕深憂之朕今委先生戎事府中議事宜示以威令使其知懼對曰陛下必欲使畏臣二人未見廣平伏望令王亦暫至府二人

至時寒臣與飲酒二人必請謁王臣因為酒令約不起王至但談笑共臣同慰安酒散乃諭其修謁於元帥則二人見元帥以帝子之尊俯從臣酒令可以知陛下方寵任臣軍中之令必行他時或失律能死生之也上稱善又奏曰伏望言於廣平知是聖意欲李郭之畏臣非臣敢恃恩然也上曰廣平於卿豈有形迹對曰帝子國儲以陛下故親臣臣何人敢不懼明日將曉王亦至及李郭至具軍容修敬乃坐飲二人因言未見元帥乃使報王王將至執盞為令並不得起及王至先公曰適有令許二相公不起王曰寡人不敢遽就座飲李郭失色談笑皆歡先公云二人起謝廣平曰先生能為二相公如此復何憂寡人亦盡力令者同心成宗社大計以副聖意既出李謂郭曰適來飲令非行軍意皆上旨也欲令吾徒稟令耳按肅宗溫仁二公沈勇必無面叱仆地之事今不取

阿史那從禮誘諸胡數萬將寇朔方命郭子儀討之汾陽家傳云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今從舊子儀傳汾陽家傳又云九月十九日駕欲幸彭原命公赴天德軍伐叛蕃按實錄戊辰行幸彭原戊辰十七日也汾陽傳誤

南詔陷越巂唐歷是月吐蕃陷巂州新傳是歲閤羅鳳乘釁取巂州會同軍云云蓋二國兵共陷巂州也

十月第五琦請市輕貨令漢中王瑀陸運以助軍鄴侯家傳云薦元載令於鄖鄉縣置院以督運按載傳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在鄖鄉今不取

賀蘭進明短房琯上由是疎之唐歷上以房琯有重名虛己以待之禮遇加等

琯推誠謇諤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雅有宰相望其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琯遂請兵為元帥許之今從實錄

李峘為劒南節度使肅宗實錄明年正月甲寅以峘為劒南節度使蓋峘已受上皇命而肅宗申命之也

上皇欲誅延王玢漢中王瑀救之明皇雜錄賀蘭進明之初守北海也城畢不完諸積於外寇又將至懼資其用進明遂焚之適有寺人至北海求貨於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於上遂詔罷郡守屬延王玢從上不及遣中使訪之而加刑焉會進明赴蜀遇使訪于路曰王罪不宜及刑願少留於路使者感而受約既至蜀進明言於上曰延王陛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郡國以驕其志間道於豺

狼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望臣恐漢武望思之築將見於聖朝矣因遽馳使赦之謂進明曰俾父子如初卿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靈武道遇延王進明馳馬以慰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去肅宗謂之曰卿解平原之圍阻賊寇之軍而不以讒口介意復全我兄弟乃社稷之臣因授御史大夫今從舊傳

史思明陷清河博平 河洛春秋云蔡希德引兵攻貝州貝州陷攻博州五日城陷今從肅宗實錄

張興守饒陽賊攻彌年不能下 此事出河洛春秋前云賊攻深州經月不下後云興戰守彌年而城池轉固蓋前云經月者令次攻城也後云彌年者并計前後之數也

二載正月張良娣李輔國譖建寧王倓上賜倓死 鄴侯家傳

曰肅宗自馬嵬北行至同官縣食於土豪李謙家張良娣稱腹痛不能乘馬幷小女寄謙家而去上即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它說建寧聞而數以為言舊傳曰倓屢言良娣頗專恣與護國連結内外欲傾動皇嗣未知孰是實錄新舊本紀皆無倓死年月列傳云倓死明年冬廣平王復兩京然則倓死在至德二載也按鄴侯家傳上從容言曰廣平為元帥經年今欲命建寧為元帥則是至德二載倓猶在也又云代宗使自彭原迎倓喪故置於此

廣平王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李泌止之

鄴侯家傳曰先公在内院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壓先公先公素服氣乃閉氣良久而去按泌方為上所厚恐輔國亦不敢擅殺今不取

李泌言以爵土賞功臣

鄴侯家傳曰泌既與上論封爵之事因曰若臣有受賞與宅人與上曰何故公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皆令先公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上至至保定郡先公於本院寐上來入院不令人驚登牀捧先公首置於膝上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睡了勉復効在何時遠朕可也欲起謝恩持之不許對曰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此近戲謔今不取

二月永王璘敗死

新舊紀傳實錄唐歷皆不見璘敗時在何處唯云璘進至當塗若在當塗不應登城望見瓜步揚子李白永王東巡歌云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又云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如此似已據金陵但於諸書別無所見疑未敢質

郭子儀遣子旰等破潼關實錄三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大破賊於潼關汾陽家傳

云正月二十八日使宗子懷又潛募郭俊苟文俊入河東構忠義與大將軍約期以翻城公乃進軍出洛郊分兵收馮翊二月十一日郭俊等伺大軍將至中夜舉火剋斬幽檀勁卒千人崔乾祐尋絕而免乾祐先置兵於城北廢府遂以三千兵攻城自領馬步五千伏於關城中公使旰及僕固懷恩等先擊之賊大破遂焚橋我軍蹈之而滅乾祐棄關城尋自逕嶺而逸遂收河東郡舊子儀傳曰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俟王師至則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百姓偽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唐歷云子儀收蒲州又襲

下潼關按潼關在河東馮翊之南若未破河東馮翊安能先取潼關又實錄云三月取河東而下復載二月戊戌以後事與舊傳皆誤也
今從汾陽家傳及唐歷

安慶緒救潼關旰等大敗汾陽家傳云偽關西節度安守忠率兵至二十九日公使僕固懷恩王仲昇陳於永豐倉南及暮百戰斬一萬級李韶光王祚決戰而死唐歷子儀襲下潼關及同州盛兵潼關以守之賊將李歸仁來救子儀戰大敗死者萬餘衆退守河東歸仁遂攻陷同州刺史蕭賁死之盡屠城中舊僕固懷恩傳云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度存者僅半奔歸河東按子儀不得馮翊則西路不通後奉詔赴鳳翔歷馮翊而去則馮翊不陷也潼關者兩京往來之路賊所必爭也子儀若不敗則何以棄潼關而不守今參取衆書可信者存之

四月郭子儀為司空唐歷四月子儀為司空尋以廣平王為元帥子儀為副元帥按鄴侯家傳廣平在靈武已為元帥唐歷誤也

子儀使李若幽等伏兵擊賊汾陽家傳作桑如珪今從舊傳

五月子儀為賊所敗退保武功汾陽家傳曰賊帥安守忠李歸仁領八萬兵屯於昆明池西五月三日陣於清渠之側公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斬首二萬級六日救兵至又陣於清渠我師敗績以冒暑毒師人多病遂收兵赴鳳翔今從舊傳

六月王去榮免死於陝郡効力實錄云於河東承天軍効力據賈至集陝郡也今從之

八月許叔冀奔彭城實錄云拔其衆南投睢陽郡按張中丞傳云許叔冀在譙郡益叔冀欲投睢陽睢陽為賊所圍遂投彭城譙郡耳今從新紀

南霽雲齧指韓愈書張中丞傳後云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按柳宗元霽雲碑云自嚙其指曰嚙此足矣今從舊傳

閏月戊辰遣郭子儀等攻長安汾陽家傳閏八月二十三日肅宗授代宗鉞俾誅元惡詔公為副元帥二十三日出鳳翔實錄九月丁亥元帥領兵十五萬辭出又云戊子回紇葉護至扶風蓋郭子儀以閏月二十三日先行屯扶風九月十二日廣平乃發也

十月張巡許遠謀若棄睢陽是無江淮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功按

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賊若欲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

賊陷睢陽巡等被殺新傳曰號王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巨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按巨在彭城若走臨淮陸姊在睢陽城何以得遮之今不取

張鎬杖殺譙郡太守閭丘曉舊傳作豪州刺史新傳作濠州刺史統紀作亳州刺史按濠州在淮南去睢陽遠亳州與睢陽接境必亳州也今從統紀

己未郭子儀等遇賊於新店大破之實錄無新店戰日但云子儀與嗣業等至新店遇賊大破之逐北五十餘里人馬相枕藉器械戈甲自陝至洛城委棄道路無空地庚申慶緒走其

夜自東京苑門率其衆黨奔河北壬戌元帥廣平王與子儀收陜郡汾陽家傳九月安慶緒自洛疾使諸將至陜兼收敗卒猶十五萬十月四日於陜西依山而陳彼則憑高下擊此乃進軍上衝賊屹立不動公使偽退引令下山使回紇驀間走險以襲其背賊乃敗績斬九萬級擒一萬人汾陽家傳十月四日破賊於陜西八日收洛陽年代記十月己未破賊于新店辛酉慶緒聞軍敗率其黨投相州舊紀庚申慶緒奔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京新紀戊申敗賊新店克陜郡壬子復東京按陜洛之間幾三百里汾陽傳新紀太早實錄壬戌收陜郡太晚今從年代記幸蜀記

許遠死於偃師 實錄舊傳皆曰羽子奇執送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於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皆害之張中丞傳相里造誄曰唐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君以守城睢陽陷張君遇害許君為

羯賊所擒求死不得牽逼至偃師縣亦被兵馬今從之

田承嗣武令珣走河北 舊魯炅傳云炅保南陽賊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下又云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奔河北唐歷慶緒據鄴武令珣自唐鄧至炅傳云武令珣死誤也

安慶緒改元天成 唐歷曰改年天和薊門紀亂曰改元至成與實錄年號不同紀年通譜兩存之今從實錄

十二月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 幸蜀記云執轡鞚出宮門上皇令左右扶上馬今從實錄

加李光弼司空 實錄光弼舊守司徒按舊傳光弼檢校司徒耳實錄誤也

立皇子係為趙王僙為襄王倕為杞王實錄係為傑僙為倕倕為僙今從唐歴統紀新舊紀傳年代記

阿史那承慶安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舊傳云三千騎今從實錄

史思明遣竇子昂奉表降乙丑至京師河洛春秋乾元元年四月烏承恩受命入幽州陳禍福思明乃有表今從實錄實錄曰明日遂拘承慶斬守忠之首以徇舊傳亦曰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以徇新烏承玼傳曰思明斬承慶按實錄明年二月承慶守忠遣人齎表狀歸順舊郭子儀傳明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然則此際未死也葢二人既被拘則降於思明復為之用耳

以思明為范陽節度使河洛春秋及舊傳皆云河北節度使按安祿山為范陽節度使

兼河北采訪使思明益襲禄山舊官耳今從實録

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從柳珵常侍言旨云太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弟兄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均更與賊毀阿奴三哥家事雖犬彘之不若也其罪無赦肅宗下殿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宮被人誣譖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爭儻死者有知臣將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嗚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垍宜長流遠惡處張均宜棄市阿奴更不要若救這賊也肅宗掩泣奉詔按肅宗為李林甫所危時說已死乃得均垍之力均垍以說遺言盡心於肅宗耳今略取其意

河中領蒲絳等州諸地里書皆云某郡乾元元年復為某州不見在何月日是歲十二月戊

午赦云近日所改百官額及郡名官名一切依故事益此即復以郡爲州之文也北頒下四方已涉明年矣故皆云乾元元年也

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授册加上尊號（實錄戊寅玄宗御宣政殿）上傳國寶禮畢册上加尊號上上言讓曰伏奉聖旨賜臣典策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授傳國寶符受命寶符各一捘去年十二月癸亥上已受國璽告太清宮甲子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傳國璽於殿下涕泣拜受今又云授寶事似復重唐歷統紀年代記舊紀皆云去年十二月授傳國璽此年正月戊寅册尊號今從之

五月王璵同平章事（舊傳云三年七月今從實錄）

六月初史思明事平盧軍使烏知義（舊傳知義爲節度使按安祿山始爲

平盧節度使舊傳誤也

思明殺烏承恩耿仁智 唐歷舊傳皆云四月殺承恩今據河洛春秋四月始為節度副使六月死

郭子儀入朝 實錄郭子儀擒逆賊將安太清送闕下按上元元年李光弼拔懷州始擒太清實錄誤也唐歷本紀等皆無之舊子儀傳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獻諸書亦無之今不取

八月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 實錄云青徐等五州節度使李廣琛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按青州豈可屬兩節度又廣琛先為荊州長史今年五月為右常侍九月討安慶緒時實錄稱鄭蔡節度使汾陽家傳稱淮西荊澧舊紀稱荊州未嘗鎮青徐實錄於此稱青徐恐誤也

九月安慶緒殺蔡希德河洛春秋十月蔡希德有密款歸國將襲殺慶緒以為內應左右泄之慶緒斬希德於鄴中又曰慶緒既殺蔡希德始有土崩之兆矣薊門紀亂史思明常畏希德自知詐策果斷英武皆不及之時希德在相州為慶緒竭節度効思明未敢顯背無何希德為慶緒所殺思明初聞驚疑不信及知其實大喜見於顏色焉今從實錄

庚寅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實錄有李奐無崔光遠而云凡九節度汾陽家傳有光遠無奐又有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益實錄脫光遠汾陽傳脫奐名耳兼訓益光弼裨將光弼未至間先遣赴鄴城也汾陽傳又以炅為襄鄧廣琛為淮西荊澧舊本紀廣琛為荊州今從實錄汾陽傳又云公九月十二日出洛師涉河而東今從實錄庚寅二十一日也

十月甲辰冊太子（實錄云可大赦天下頃者頻與大典累洽殊私率土之間屢經蕩滌猶慮近者或滯狴牢其天下見禁囚徒已下罪一切放免按既云大赦則死罪皆免豈有但免徒以下罪邪恐可大赦天下是衍字耳今不書赦）

郭子儀等破安慶緒於愁思岡（汾陽家傳十月五日戰愁思岡據實錄癸丑子儀破賊擒安慶和癸丑十四日也蓋捷奏始到）

二年正月史思明以周摯為行軍司馬（河洛春秋作周萬至邠志作周至舊傳作周贄今從實錄）

二月百官請加皇后尊號輔聖（舊紀作翊聖今從實錄）

三月諸節度之師皆潰惟李光弼王思禮全軍以歸邠志曰史思明自稱燕王牙前兵馬使吳思禮曰思明果反蓋蕃將也安肯盡節於國家因目左武鋒使僕固懷恩懷恩色變陰恨之三月六日史思明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禦之戰于萬金驛賊分馬軍並滏而西郭公使僕固懷恩以蕃漢馬軍邀擊破之還遇吳思禮於陳射殺之呼曰吳思禮陣沒其夕收軍郭公疑懷恩為變遂脫身先去諸軍相繼潰于城下今從實錄

四月制停口敕處分等李輔國由是忌李峴實錄李峴傳曰時李輔國專典禁中兵權詔旨或不由中書而出峴切陳其狀肅宗甚嘉之即日下詔如峴奏由是少挫輔國威權輔國頗忌之蓋即此詔也

男朝義留守相城自領士馬歸范陽因僭號後燕改元順天元年按實録此年正月一日思明稱燕王立年號

史思明稱應天皇帝

河洛春秋曰上元三年春三月思明懷西侵之謀慮北地之變乃令

實録舊傳皆不載所改年名紀年通譜此年即思明順天元年柳璨正閏位歷思明有順天應天二號按薊門紀亂思明既殺烏承恩不稱國家正朔亦不受慶緒指麾境内但稱其月而已乾元二年四月癸酉思明僭位於范陽建元順天國號大燕立妻辛氏為皇后次子朝興為皇太子長子朝義為懷王六月於開元寺造塔改寺名為順天上元二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實録云正月立年號河洛春秋云上元三年僭號薊門紀亂云立朝興為太子按思明欲立少子為太子左右泄其謀故朝義弑之紀亂云於時已立為太子誤也按長歴四月丁酉朔無癸酉

五月李峴貶蜀州刺史代宗實錄云屬有盜發鳳翔管在北軍者詔遣御史訊鞫盜已伏罪李輔國執奏直覆假中侍御史毛若虛奏覆與輔國協肅宗大怒下三司推鞫之峴以若虛不直陳於上前及三司覆奏與峴理協肅宗以為朋黨會同列李揆希旨遂貶峴為通州刺史三司大臣皆貶官今從肅宗實錄舊紀傳

七月以李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邠志曰四月肅宗使丞相張公鎬東都慰勉諸軍郭公陳饌於軍張公不坐而去軍中不悅朋肆流議居十日有中使追郭公汾陽家傳曰六月公朝于京師三讓元帥上許之乃詔李光弼代公為副段公別傳曰五月李光弼代子儀為副元帥守東都今因實錄七月除趙王係為元帥并言之

以趙王係為兵馬元帥光弼副之舊傳思明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新傳曰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按實錄光弼加太尉中書令在上元元年破史思明後為幽州都督在此年八月其代子儀節度朔方實錄無月日制辭云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蓋只在此時耳

光弼斬張用濟舊傳曰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遛其衆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即斬於轅門諸將慴伏以辛京杲代之復追都兵馬使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而至邠志曰五月二十三日詔河東節度使李公代子儀兼統諸軍李公既受命以河東馬軍五百騎至

東都夜入其軍張用濟在河陽聞之曰朔方軍非叛人也何見疑之甚欲率精騎突入東都逐李公請郭公李公知之遂留東都表請濟師于河陽冬十月思明引衆渡河李公曰思明渡河必圖洛城我當守武牢關揚兵於廣武原以待之遂引軍東出師汜水縣儌追河陽諸將川濟後至李公數其罪而戮之以辛京杲代領其職明日引軍入河陽按實錄此月光弼為副元帥九月始移軍河陽耳

九月光弼移軍河陽

實錄光弼謂韋陟曰洛陽無糧不可守按河陽糧纔支十日亦非糧多也今不取

十月李日越高庭暉降

新傳曰上元元年光弼降賊將高暉李日越按此月已亥高庭暉授特進疑即高暉也丁巳李日越又授特進是此月皆已降新傳誤邠志曰三年三月思明引衆南去使其

子朝義圍河陽四月一日思明陷洛城上元元年五月思明燿兵于河清宣言曰我且渡河絶彼餉道三城食盡不攻自下李公聞之師于野水渡既夕還軍與實錄亦相違今從實錄

李光弼大破史思明斬首千餘級周摯遁去擒徐璜玉李秦授走安太清 舊傳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周摯按李秦授上元元年四月乃見擒周摯二年三月為史朝義所殺今從實錄實錄云擒偽懐州節度安太清并男朝俊為貝州刺史徐璜玉按太清上元元年九月拔懐州始擒之今從舊傳

上元元年閏月史思明入東京 按去年九月思明已入東京實錄至此復云爾者蓋當時城空李光弼在河陽思明還屯白馬寺不入宮闕今始移軍入城耳

六月如仙媛常侍言旨作九仙媛唐歷作九公主女媛今從新舊傳蓋舊宮人也

十一月以劉展為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沈既濟劉展亂紀云淮南東道浙江西道凡二十三州置都統節度下云以展為都統江南淮南節度使下又云三道皆發吏申圖籍按舊李峘傳峘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使展既代峘其所統亦三道耳淮南者東道揚楚滁和舒廬濠壽八州也江南者浙西昇潤常蘇湖杭睦七州也江西者洪虔江吉袁信撫七州也凡二十二州亂紀誤以二為三又脫江南西道字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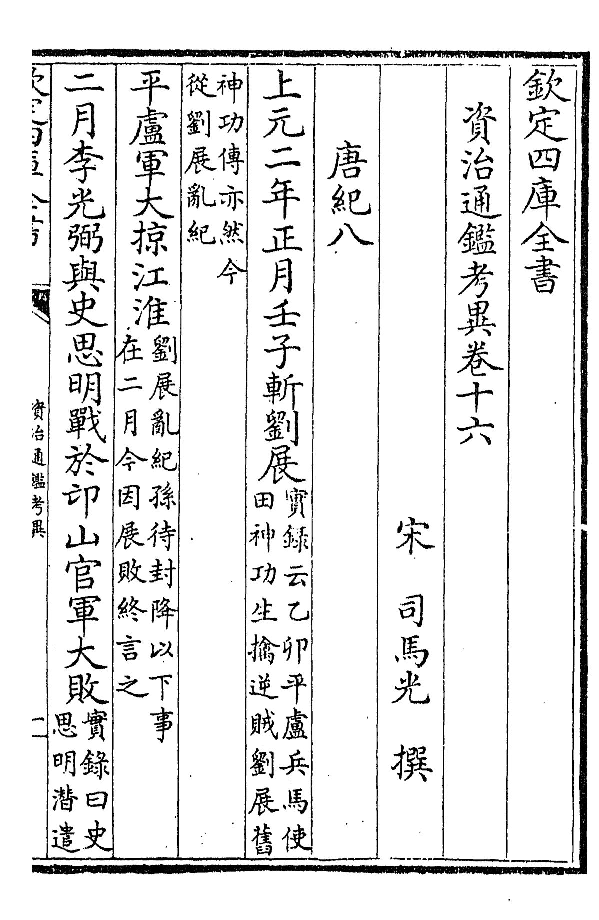
甲午展陷潤州實錄十一月壬子淮南節度奏展反鄧景山李峘戰敗八日展陷潤州十日陷昇州按八日甲午十日丙申壬子二十六日乃奏到日也唐歷壬子淮南奏宋州刺史劉展赴鎮揚州長史淮

南節度鄧景山都統尚書李峘承詔拒之兵敗犇於壽州乙未劉展陷揚州景申陷潤州丁酉陷昇州壬子在前蓋因實録也今從劉展亂紀及新書本紀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舊傳云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按周摯於時不在懷州城中明年為史朝義所殺非光弼所擒也

十二月田神功入廣陵劉展亂紀云二年春神功舉兵東下實録唐歷神功入揚州在此月今從之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八

上元二年正月壬子斬劉展實錄云乙卯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擒逆賊劉展舊神功傳亦然今從劉展亂紀

平盧軍大掠江淮劉展亂紀孫待封降以下事在二月今因展敗終言之

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官軍大敗實錄曰史思明潛遣

間諜反說官軍曰洛中將士久戍思歸士多不睦魚朝恩以為然乃告光弼及僕固懷恩衛伯玉等曰可速出軍以掃殘冦光弼等然之今從舊光弼傳實錄曰光弼懷恩敗績步兵死者數萬今從舊思明傳

二月甲午衛伯玉破史朝義實錄作甲子按長歷此月丙戌朔下有戊[illegible]午

朝義殺思明河洛春秋曰思明混諸嫡庶以少者為尊唯愛所鍾即為繼嗣欲殺朝義追朝清為偽太子左右泄之父子之隙自此始搆邠志曰三月思明乘勝欲下陝城使朝義率銳卒北路先往已自宜陽引衆繼之今從實錄舊傳

又殺朝清等實錄朝義既殺思明密遣使馳至范陽殺偽太子朝英及偽皇后辛氏并不附己者

數十人偽范陽留守張通儒知有變遂引兵戰於城中數日戰不利死者數千人通儒被斬於亂兵中薊門紀亂曰思明既王有數十州之地年餘朝興遂爲皇太子朝興辛氏之長男特爲思明所愛嗜酒好色兇獷頑戾招集幽薊惡少與其年齒相類者百人爲左右皆彎弓利劍飾以丹腰珠玉帶佩印雕鏤金銀控弦揮刃常如見敵以南行大將子弟統之每與其黨飲宴酒酣熱燎其鬚髮或以銅彈丸擊之以顧顏爲的血流至地無楚痛之色則賞卮酒少似頻蹙乃鞭之從脛至踵或至數千困絕將殞方捨之候稍愈復鞭之有杖六七千不死者姬妾皆思明所掠良家子有不稱命則殺之亦有以湯鑊死者既火焚湯沸令壯士抱而投之初宛轉叫呼須臾骨肉糜爛旁人皆毛豎股栗朝興笑臨而觀之以所策毬杖於鑊中撞擊顏色自若上元二年三月甲寅使使告捷云王師敗績于洛北斬首萬餘級勒其六宮及朝興備車馬爲赴洛之計賊庭之黨相慶踊躍叫喚

聲振天地十餘日又宦者二人傳思明偽敕云收兵陜號以朝興為周京留守仍勒馳驛速發并辛氏已下續行朝興大喜其宦者朝義偽遣之人莫知也時朝義已殺思明僭位潛勒偽左散騎常侍張通儒戶部尚書康孝忠與朝興衙將高鞫仁高如震等謀誅朝興其日朝興速名工匠與其母妻造寶鈿鞍勒搜索庫藏修乘騎之具并命左右各備行裝唯數十人侍衛思明留駿馬百餘匹在其廄中朝興出入馳驟每日則於桑乾河飲之通儒將入潛令康孝忠從數十人持兵詣飲處馳取其馬閉於城南吡沙門神之院通儒與鞫仁領步兵十餘人入其日華門偽皇城留守劉象昌逢之驚問其故通儒顧左右斬之俄而朝興腹心衛鳴鶴又問亦斬之子城擾亂朝興惶怖猶能擐甲持兵與親信二三十人出拒奔走於廄中取馬馬盡逸唯留馬一匹朝興乘而策之不前遂步戰通儒立白旗招朝興之黨降者捨罪復官爵惡少等雖沐朝興之錫賚亦怨其無道鞭撻降

者大半朝興猶從十餘人接戰弓矢所發無不中者中者皆應弦沒羽通儒軍披靡所傷者數十百人退出子城外人不知甲兵之故皆惶恐潛匿通儒於城門拒戰良久日已云暮朝興衆寡不敵走匿城上之逍遥樓遂夬其所通儒兵入禁中刼掠金帛思明朝興妻衣服皆盡夜半舊將曹閔之於樓上擒獲之朝興曰我兄弟六七人朝興一身斬之何益高如震對曰以殿下殘酷人各有怨心朝興曰乞放此一度後更不敢執者皆笑又謂閔之曰此罾帶三十兩黃金新造謹奉將軍閔之曰殿下但死罾帶閔之自解取左右益笑縊以弓弦斷其首函送洛陽偽侍中向閏客特受思明委託朝興亦甚敬憚至是惶怖走入私第不自安匍匐待罪通儒領之勑馳驛赴洛通儒收朝興黨與悉誅之思明驍將辛萬年特有寵於朝興又與鞠仁如震等友善為兄弟當誅朝興之黨也通儒有意於萬年及令行刑遂忘之至是敕鞠仁如震所萬年首送鞠仁置酒與萬年同飲謂曰

張尚書令殺弟故相報萬年稽首但乞快死鞫仁抗聲曰只可兄弟誅取通儒終不肯殺弟於是如震萬年領其部曲百餘人入子城斬通儒於子城南廊下城中擾亂又殺其素不快者軍將數人共推偽中書令阿史那承慶為留守函通儒等首使萬年送洛陽誣其欲以薊城歸順朝義聞之使使令向閭客所在却廻為留守鞫仁如震等各從數百人被甲廵城城中人心彌懼承慶為留守一兩日又不自安遞相疑阻於是領薊兵數十騎出子城至如震宅門立令屈將軍暫要相見如震不虞有難馳至馬前承慶斬之應聲而殞承慶入東軍與偽尚書康孝忠招集蕃羯鞫仁聞如震遇害驚而且怒統麾下軍討之相逢於宴設樓下接戰自午至酉鞫仁兵皆城傍少年驍勇勁捷馳射如飛承慶兵雖多不敵大敗殺傷甚衆積尸成丘承慶孝忠出城收散卒東保潞縣又南掠屬縣野營月餘徑詣洛陽自陳其事城中蕃軍家口盡踰城相繼而去鞫仁令城中殺胡者皆重

賞於是羯胡俱殪小兒皆擲於空中以戈承之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衆時鞫仁在城中最尊使使奏朝義以承慶等反向閭客行至貝州承朝義命廻將至衆官迎之鞫仁嚴兵不出閭客甚懼戒其子弟從者無帶軍器從數人而入鞫仁待之於日華門閭客望見下馬執手相慰鞫仁亦抗禮還營閭客但專守子城端坐餘不敢輙有所問奏承慶等使廻朝義以鞫仁為燕京都知兵馬使五月甲戌朝義以為太常卿李懷仙為御史大夫范陽節度使燕州頗有兵甲故委腹心鞫仁聞之意不快也無何懷仙至從羸馬數千自薊城南門入鞫仁不出迎之於日華門懷仙至卑身過禮立談約為兄弟結盟相固期同保燕邦以獎其主鞫仁意少解懷仙以薊縣為節度院雖在節制鞫仁兵五千餘人皆不受命十數日懷仙待之彌厚每衙皆降階交接鞫仁亦不為之屈既而懷仙命饗軍士中宴鞫仁疑有變兵皆驚走還營被甲懷仙憂懼無計遂因其衙將朱希彩責以驚軍

中之罪其夜鞫仁將襲懷仙遇大雨持疑未決徹明遂止單騎至節度門懷仙已潛備壯士待之鞫仁趨入懷仙亦不改常禮與坐良久乃問驚軍之罪問已顧左右拉殺之立捨希彩自暮春至夏中兩月間城中相攻殺凡四五死者數千戰鬬皆在坊市閭巷間但兩敵相向不入人家剽刼一物蓋家家自有軍人之故又百姓至於婦人小童皆閑習弓矢以此無虞六月丙申宣思明遺詔發喪將相百寮縞素哭於其聽政樓前早幼相視而笑笑聲與哭聲參半焉朝義又追向閏客赴洛陽加懷仙燕京留守河洛春秋初朝義令人以書與向貢并阿史那王殺朝清朝清既受父命常有君臨之心惟以毬獵為務車下勇敢之士僅三十人每日教習然其殘酷頗有父風而加婬亂幽州士庶無不吁嗟向貢高久仁等既見諸將之書又聞思明已死因說朝清曰昨有容旨令大王主器承祧其事尤重今敵國猶在上又未還儻更移恩於人誠恐自貽害迫朝清然之是日顧

左右各令辮訣便自飾裝高久仁高如震等及其無備率壯士數百人潛入子城門阿史那王向貢等共率二百人繼至朝清時在卧內僕妾侍側忽聞兵士問是何人門人曰三軍叛乃擐甲登樓責讓向貢等高如震乃於樓下佯戰朝清自援弓射之凡斃數人阿史那軍佯北朝清下樓向貢等令人擒殺之向貢攝知軍事經四十日阿史那又殺向貢阿史那又稱長史三日後斬高久仁以其首梟之殺朝清故也高如震還固守與阿史那相持城中分兩軍經五日以燕州街為界各自樂備遞相捉搦不得往來阿史那從經略軍領諸蕃部落及漢兵三萬人至宴設樓前與如震會戰如震不利乃使輕兵二千人於子城東出直至經略軍南街腹背而擊之并招漢軍萬餘人阿史那軍敗走於武清縣界野營後朝義使招之盡歸東都應是胡面不擇少長盡誅之於是朝義偽授李懷仙幽州節度高如震旅拒之中丞阿史那遁逃之後野行草次人各持兵糗糧芻茭非戮

不應朝義令兵士悉為商賈白衣先行至幽州盡被捉為團練懷仙方自統五千餘騎直逐薊門高如震將欲出師以抗其命慮其卒叛因出迎之懷仙實内圖之且外示寛宥大行誘募咸捨厥僁於是士衆怗然競皆欣戴乃大賞設經三日因衆前却乃遣高如震幽州遂平舊傳亦云朝義令人殺偽太子朝英新傳作朝清今從河洛春秋及新傳餘從薊門紀亂

五月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都統河南等八道實録舊紀皆云光弼都統河南淮南山南東江東五道唐歴會要為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劉展亂紀又有江西浙東浙西凡八道按袁晁亂浙東光弼討平之則是浙東亦其統内也今從之

十月崔圓署李藏用楚州刺史劉展亂紀曰初劉展既平諸將争功隳賞未及

李藏用崔圓乃署藏用爲楚州刺史領二城而居盱眙按實錄七月藏用已除浙西節度副使蓋恩命未到耳

建丑月祀圓丘太一壇實錄建子月戊戌冬至其日祀昊天上帝己亥詔以來月一日祭圓丘及太一壇又云建丑月辛亥以河南節度使來瑱爲太子少保又云有丁未己酉庚戌日事又云建丑月辛亥朔拜南郊祭太一壇按瑱傳未嘗爲河南節度使及少保實錄設剩此一日事其冬至祀上帝蓋有司攝祭非親祀也

寶應元年建辰月以來瑱爲十六州節度使舊傳無注云領三州今從實錄

臧希讓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肅宗實錄作希液代宗實錄有傳作希讓今從之

李輔國引元載代蕭華舊華傳云肅宗寢疾輔國矯命罷華相今從輔國傳

四月乙丑夜李輔國程元振收捕越王係段恒俊丁卯殺張后并係及兗王僩肅宗實錄曰張后因太子監國謀誅輔國其日使人以上命名太子語之太子不可乙丑后矯上命將喚太子程元振知之密告輔國丙寅元振與輔國夜勒兵於三殿前使人收捕越王及同謀内侍朱光輝段恒俊等百餘人殺之移皇后於別殿其夜六宮内人中官等驚駭奔走及明上崩代宗實錄曰乙丑皇后名上旣夜輔國元振勒兵捕係幽后丁卯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名太子丙寅夜元振輔國勒兵捕係幽后是日俱為輔國所害舊肅宗紀丁卯宣遺詔是日上崩代宗紀乙丑皇后矯詔名太子輔國元振衛從太子入飛龍廐以俟變是夕勒兵於三殿收係及朱光輝馬英俊等丁卯肅宗崩新本紀丙

寅閑廄使李輔國飛龍廄副使程元振遷皇后于別殿殺越王係究王僴是夜皇帝崩代宗録唐歷統紀係傳皆以叚恒俊為馬英俊按張后以乙丑日召太子迨夜不至則必知有變矣輔國等安能待至来夜然後勒兵收係等乎蓋收係等在乙丑之夜也今從代宗實録舊代宗紀新舊傳皆云究王僴寶應元年薨而代宗實録羣臣議係僴之罪云二王同惡共扇姦謀蓋僴亦與謀也今從之

五月庚辰郭子儀收王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

實録曰子儀至軍撫循士衆潛問罪人得害國貞者王元禮等四十人為首者斬餘並決殺邠志曰七月郭公到朔方行營舊傳曰三月子儀辭赴鎮汾陽家傳曰建辰月十一日發上都二十七日至絳州五月一日斬元振等三十人今元振名從諸書月日從家傳人數從實録

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

衡上元元年為淄青節度使此年五月田神功自淄青移兗鄆六月衡自賔客為常侍七月仲卿自左羽林大將軍為光禄卿而得相攻於兗鄆者蓋衡猶未離淄青仲卿亦在彼雖有新除官皆未肯出朝也

田神功等憚李光弼威名

舊傳曰朝義乘北邙之勝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州光弼徑赴徐州以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又曰初光弼將赴臨淮在道舁疾而行監軍使以袁晁方擾江淮光弼兵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泗州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州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来瑱旅拒於襄陽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鎮按光弼既使田神功擊敗朝義則是神功已還也實錄

令年八月袁晁始陷台州借使當時已擾江淮則自泗州在潤州不得謂之避其鋒也今從新傳

六月罷李輔國中書令 舊傳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閤吏止之曰尚父罷相不應復入此門輔國氣憤而言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優詔答之按此乃對上之語非對閤吏之語也今從唐紀

來瑱擒裴茙 舊茙傳曰瑱設具於江津以俟之茙初聲言假道入朝及見瑱即云奉代旦欲視事瑱報曰瑱已奉恩命復任此茙惶惑喻其麾下曰此言必妄遂引射瑱軍因與瑱兵交戰茙軍大敗按瑱若設具相見則茙豈得遽射瑱軍而交戰今從瑱傳

八月袁晁改元寶勝 柳璨正閏位歷宋庠紀年通譜皆改元昇國今從新書

裴冕貶施州刺史 代宗實錄秘書監韓穎中書舍人劉烜善候星歷乾元中待詔翰林頗承恩顧又與李輔國昵狎時上軫憂山陵廣詢卜兆穎等不能精慎妄有否臧因是得罪配流嶺南既行賜死于路初冕為僕射數論時政遂兼御史大夫充山陵使以李輔國權重有恩乃奏輔國所親信劉烜為判官潛結輔國烜得罪乃連坐焉今從舊程元振傳

十月盜竊李輔國之首 舊傳曰盜殺李輔國携首臂而去統紀曰輔國悖於明皇上在東宮閼而頗怒及踐阼輔國又立功難於顯戮容令人刺之斷其首棄之溷中又斷右臂馳祭泰陵中外莫測後杭州刺史杜濟語於人曰嘗識一武人為牙門將曰某即害尚父者今從舊傳

回紇鞭魏琚韋少華等遣雍王适歸營 代宗實錄曰雍王奉行詔命辭

色不屈虜亦不敢失禮時人難之時官軍合圍將誅無禮王以柬略之故止之又曰會中數萬人駭愕失色雍王正色叱之可汗遂退建中實錄曰上堅立不屈此盖史官虚美耳今從舊回紇傳

雍王留陜州代宗實錄戊辰元帥雍王帥僕固懷恩等諸軍及回紇兵馬進發陜州東討留英乂朝恩為後殿是日又詔河東道節度使自澤州路入今從唐歷及舊朝義傳

十一月薛嵩以四州張忠志以五州降舊懷恩傳曰嵩以相衛洺趙州降于李抱玉李寶臣以深恒定易四州降于雲京代宗實錄曰張忠志以趙定深恒易五州歸順又曰史思明授忠志恒趙節度使今從舊王武俊傳

僕固瑒敗賊于下博史朝義奔莫州河洛春秋曰朝義戰敗走歸范陽途

經衡水僕固瑒領番漢兵一十五萬赴及朝義接戰敗之是夏涉秋苦雨陂湖流注河東兵馬使李竭誠成德軍將李令崇咸統精兵亦革面來王競爲犄角其漳河及諸津渡船悉是虜獲朝義遣人致命竟不應續令散顧舟船並皆掠盡四路俱絕諸將或請戰或請降朝義不悦田承嗣上疏與朝義曰臣聞兵勢兩軍成敗由將衆寡不敵全滅在權昔劉主敗於白帝曹公破於赤壁陸遜黄蓋皆以權道取之今部統之師皆自疲頓主客勢倍勞逸力殊若驅而令戰未見其利請用車五十乘於古夏康王城北作三箇車營車上皆設棚排倒戈爲衛每車甲士二人持兵而伏隨軍子女羅於帳中每營輜重分列其次營後選二萬人布偃月陣凡敵衆我寡則設此陣左右有險亦設此陣左右奇軍亦設此陣各令猛將主之左者東南行右者西南行令去車營十里餘營前選精卒五千人鴈行陣使之接戰不勝則退於偃月陣後前軍既却敵必至車營愛其珍玩必將攻取

候其兵縱陣勢已分然後桴鼓齊鳴前後俱至貔虎奮踊鹵楯爭先左軍西行右軍東邁皆取古城之南令首尾相屬伏兵之發料敵必驚後軍之來自然斷絶前後既不相救中軍又遇精兵服色相亂不敗何待令文景義主左軍達于義感主右軍足下自主中軍若其不捷老臣請以弱卒五千為足下吞之朝義覽疏大悦因用其計官軍敗績喪師三千餘級僕固瑒大振退師數十里由是朝義得達莫州朝義既敗官軍威聲復振凡所追集人莫已違鳩集舟航并連牌栰先濟輜重兼及老弱方以軍南行若有攻擊僕固瑒令吏士各顧所部以抗其鋒朝義乃整師徒一時北濟僕固瑒亦連船艦宵濟趣之令從舊懐恩傳

代宗廣德元年正月甲辰朝義首至京師河洛春秋曰朝義東投廣陽郡不受北取潞縣漁陽擬投兩蕃至榆關李懐仙使使招迴却至漁陽過從潞縣至幽州城東阿婆門外於

巫閭神廟中凡弟同被絞縊而死乃授首與駱奉仙經一日諸軍方知歸莫州城下舊僕固懷恩傳曰寶應二年三月朝義至平州石城縣温泉栅窮蹙走入長林自縊懷仙使妻弟徐有濟傳其首以獻史朝義傳二年正月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梟首至闕下實錄寶應元年十一月己亥僕固懷恩上言幽州平河北州縣盡平史朝義為亂兵所戮傳首上都舊紀寶應二年十月河北州郡悉平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沈既濟建中實錄二年正月賊將李懷仙擒朝義以降山東平唐歷三月甲辰李懷仙擒史朝義梟首獻至闕下盡以所管来降年代記寶應元年十二月己亥僕固懷恩上言史朝義為亂兵所殺傳首上都二年正月甲申朝義梟首至闕新紀廣德元年正月甲申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按諸軍圍朝義於莫州已在去年十一月末而河洛春秋云圍城四十日懷恩舊傳亦云攻守月餘日然則朝義之死必在今年正月明矣

諸書皆云朝義此年正月被殺而實録在元年十一月舊紀因之又脱十一月字懷恩傳誤以正月為三月甲申正月十日甲辰三十日也新本紀蓋據年代記但年代記元年冬十一月己亥朝義死亦與實録同若正月被殺不應十日首級已至長安疑甲申自殺甲辰傳首至闕新紀止用年代記甲申至闕為自殺日未知何所據今從唐歷以甲辰傳首至京師

七月張維嶽等屯沁州

邠志作張如岳今從實録唐歷

八月駱奉仙奏僕固懷恩謀反

實録癸未懷恩旋師次于汾州逗留不進監軍使駱奉仙以聞上以功高不之罪優詔慰勞之又曰懷恩頓軍汾上監軍使駱奉仙因公宴言有所指懷恩已萌二心肆口酬對奉仙不告而出乘傳上聞上以功高容之叱奉仙出待懷恩如舊懷恩憚奉仙益不自安邠

志曰寶應二年河朔既平詔太原節度使辛雲京及僕固懷恩各以其軍送回紇還蕃既踰關辛公率其輕兵先入太原懷恩怒其不告曰辛君有虞於我也回紇至辛公館于城外致牛酒以犒之懷恩欲因回紇規其城壁陰導回紇請觀佛寺辛公許之既入城見羅兵於諸街蕃人大驚辟易而去今從舊懷恩傳

十月高暉降吐蕃 汾陽家傳八月吐蕃次涇寧州遣感激軍使高暉禦之戰敗執暉九月至便橋實錄十月庚午吐蕃寇涇州辛未犯奉天武功按今涇州東去邠州三程邠州南去奉天二程不應庚午寇邠州辛未已至奉天蓋史官據奏到日書之耳段公家傳九月二十日吐蕃寇涇原節度使高暉降之十一月一日陷邠州節度使張藴奇棄城遁舊本紀九月己丑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因為吐蕃鄉導十月辛未犯京畿新本紀九月乙丑涇州刺史高暉叛附于吐蕃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今月從

實錄而不取其實

庚寅吐蕃悉衆遁去舊吐蕃傳曰子儀帥部曲數百人及其妻子僕從南入牛心谷驅馬車牛數百兩子儀遲留未知所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令公身為元帥主上蒙塵于外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于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赴行在子儀遽從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若當大路事即危矣不如取玉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又從之子儀之隊千餘人出路狹隘連延百餘里人不得馳延昌與萼恐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倒迴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趨于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京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日矣延昌與萼既至說知節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欲至

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諭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圖收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悦其時諸軍將臧希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誥等數人各有部曲家兵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為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中主約募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及之遂與子儀迴至商州諸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蕃將入京師也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至藍田糾合敗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衆漸振至于千人子儀既至商州募人往探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全緒至韓公堆仲卿得官軍兵勢益壯遂相為表裏仲卿二百餘騎遊奕直渡滻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皆紿之曰郭令公大軍不滿百數吐蕃以為然遂抽軍而還汾陽家傳曰公以三十騎獨御宿川略山而東公西望國門涕不自勝謂延昌曰為舍人計何以復國延昌歔欷不能對公謂曰料諸將散卒必逃商於若速行收合散卒兼武關兵數日夜内却出藍田設

疑兵為旆屯於韓公堆吐蕃必懼我而退乃相與速驅之過藍田公與延昌議曰散兵至商州必官吏不守則兵亂而人潰使延昌間道中宿至商州果如所議延昌以公之言廵撫之亂乃止潰乃復今從之

李日越殺高暉　新魚朝恩傳曰朝恩遣劉德信討斬之今從實錄

郭子儀斬王甫　實錄曰有武將王甫等誘長安惡少數百人集六街鼓於朱雀街大鼓之吐蕃聞之震慴乘夜而遁汾陽家傳曰射生將王甫猛而多力自補御史大夫領五百騎二千步卒兼補官屬以誅作亂甲午公發商州冬十一月壬寅公次滻水之右王甫知公之來也於城中堅列行陣戈矛若林指揮其間按甲不出人勸公必不可入公以三十騎徐進曽不少懼令傳呼王甫甫應聲伏烏合之徒一時而退邠志曰郭公屯商州十二月一日率諸軍五萬餘人出藍田去城百里而軍城中相傳言大軍將至西戎懼焉三日馬

家小兒張小君李酒盞射生官王甫等五百餘人夜半聚六街鼓入于子城雷擊天門街中仍分其衆建旗諸門吐蕃以為大軍夜至相率遁去小君使報郭公七日郭公全師入于京師繫小君酒盞王甫等責之曰吾軍未至汝設詐以畏吐蕃吐蕃知之怒汝焚爇宮闕從容而去豈不由汝乎命斬之遂以破賊收城聞舊子儀傳曰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豪俠為内應一日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惶駭而去又曰射生將王甫自署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名甫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吐蕃傳曰吐蕃餘衆尚在城軍將王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頓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兵又入城吐蕃皆奔走若如邠志所言是子儀殺甫而攘其功計子儀必不為也子儀勲業今古推高凌準作書多攻其短疑有宿嫌不可盡信今從汾陽家傳及子儀舊傳

十二月程元振私入長安京兆擒之以聞實錄如此仍云將圖進取舊傳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與御史大夫王仲昇飲酒為御史所彈今從實錄參以舊傳

二年正月合劒南東西川為一道以嚴武為節度使舊傳武為京兆少尹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為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上皇誥兩川合為一道拜武劒南節度使新傳武為少尹坐房琯貶巴州久之遷東川餘同舊傳按思明阻兵河洛京兆少尹何妨之官此年始合來西川為一道豈上皇誥所合新舊傳皆誤

二月焦暉白玉攻僕固瑒殺之張維嶽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汾陽家傳曰開府盧諒公先使汾州慰諭及還惡不比於已者好賂於已者公搖殺之邠志曰

郭公使牙官盧諒之軍如岳賂諒使信其言郭公以如岳殺瑒閗詔優之諸將云云郭公乃理諒罪棒殺之今參取二書帚職名從郊志

戊寅郭子儀如汾州

實錄廣德元年十二月丁酉僕固瑒為帳下張維嶽所殺以其衆歸郭子儀懷恩聞之棄營脱身遁走吐蕃按朔方兵所以不附僕固氏者以子儀為之帥也継不在子儀領朔方節度使之後亦當在領河東副元帥之後也而實錄二年正月丁卯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汾陽家傳二年正月子儀充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癸亥代宗三殿宴送二十六日發上都二月至河中兼朔方節度大使戊寅往汾州甲申還至河中郊志二年正月二十日詔郭公加河中節度河東副元帥二十九日加朔方節度二月僕固瑒率軍攻榆次逾旬不拔云云然則瑒死決不在去年十二月今因子儀如汾州并言之

八月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冠舊子儀傳云數十萬衆懷恩傳云誘吐蕃十萬衆按汾陽家傳實不過十萬

河中節度副使崔寓五月已罷河中節度今猶有副使者蓋言其前官也

九月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實錄癸巳孝德敗吐蕃一千餘衆於宜祿生擒蕃將數人按汾陽家傳二十六日賊先軍次宜祿然則前八日孝德豈得已敗吐蕃於宜祿乎實錄誤也

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門拒守汾陽家傳晞屢破吐蕃今從實錄舊子儀傳曰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拒之與白孝德閉門拒守按實錄及晞傳皆云晞拒懷恩破之子儀傳云曜誤也

虜攻邠州不克涉涇而遁實錄十月辛未夜郭晞遣馬步三千人於邠州西斬賊營殺千餘人生擒八十三人俘大將四人十一月乙未懷恩及吐蕃等自潰京師戒嚴汾陽家傳曰十月七日公誓師曰明日有寇爾其備之及夜出兵數萬陣于西門之外廣布旗幟如十萬軍未曙懷恩吐蕃回紇吐渾等已陣于乾陵北辰二十里懷恩等初謂無備欲襲之既而見陣兩蕃大駭不敢戰而懷恩頃為公所馭懾公之威又遁初軍中偶語夜中出兵與鬼鬬耳及未曙寇已至矣軍中所以服公之先知也賊至于邠州營于北原十三日攻其東門不克十四日横陣于南原請戰晞等與之連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二十一日涉涇而還邠志懷恩寇邠涇十七日衆渡涇水郭晞率衆禦之戰于邠郭我師敗績懷恩覆其陣泣曰此等昔為我兒我教其射反為他人致死於我惜哉明日引軍南出舊郭晞傳曰懷恩誘虜再寇邠州陣于涇北晞乘其半濟而擊

之大破獯虜斬首五千級連戰皆捷吐蕃傳曰郭晞於邠州西三十里令精騎斫懷恩營破五千衆斬首千餘級生擒八十五人降其大將四人諸書載邠寧戰守勝敗事各不同今從汾陽家傳以實錄參之

十一月段秀實殺暴卒

此出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段公家傳曰廣德二年正月白孝德授邠寧節度使七月大軍西還頗有俘掠又以邠土經冦未暇耕耘乃誅頓軍奉天取給畿内時倉廩匱竭吏人潛竄軍士公行發掘兼施捶訊閭里怨苦遠近彰聞孝德知之力不能制公戲謂賓朋曰若使余為軍候不令至是行軍司馬王稷以其言啓于白孝德即日以公為都虞候兼權知奉天縣事浹旬而軍不犯禁逾月而路不拾遺永泰元年孝德奉詔歸邠州表公進封張掖郡王北庭行軍邠寧都虞候據實錄時晞官為左常侍宗元云尚書誤也又按實錄廣德二年十月吐蕃冦邠州孝德晞閉城固守汾陽家傳其年九月公使陳回

光與孝德議邊事於汾州則孝德不以永泰元年始歸邠州陳翃誤也逸事狀又云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田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邪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隷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昔自恨死按段公别傳大歷八

年焦令諶猶存盖宗元得於傳聞其實令諶不死也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六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八

永泰元年九月丁酉懷恩死於鳴沙　舊懷恩傳曰懷恩領回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舁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按長歷九月庚寅朔丁酉八日也唐歷邠志皆云九月八日懷恩死於靈州今從實錄

魚朝恩欲奉上幸河東　新魚朝恩傳云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温誘回紇陷河陽朝

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文瑒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娼之乗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内懟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李肇國史補曰代宗朝百僚立班良久閤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宣言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幸河中何如宰臣已下蒼黄不知所對給事中劉不記其名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云云由此罷遷幸之議按僕固瑒攻榆次不聞攻絳州高暉為李日越所擒不聞劉德信所斬朝恩欲幸河中不聞欲幸洛既云頻

犯郊圻必是吐蕃後入冦時也新書所云不知據何書今從國史補

十月辛酉吐蕃回紇至奉天邠志曰八月懷恩以諸戎入冦九月詔郭公討之師于涇陽回紇屯涇北去戎十里朝恩請擊回紇郭公曰我昔與回紇情埶頗至今兹為冦必將有故吾方導而問之可不戰而下也朝恩流言謂郭公與懷恩為應陰率諸軍列營渭上郭公章疏逾旬不達郭氏諸子在長安聞之使小將強羽以物議告郭公郭公間道入覲且以衆議聞上曰良是即日令赴涇陽朝恩驚曰郭公眞長者吾比疑之誠小人也按回紇九月未至涇陽十月辛酉始至奉天丙寅圍涇陽丁卯子儀已與之盟首尾纔七日豈容有章疏逾旬不達之事子儀為元帥與強敵對壘豈可棄軍入朝汾陽家傳此際亦無入朝事今不取

丙子郭子儀以回紇破吐蕃於涇州東

實錄曰十月吐蕃退至邠州與回紇相遇復合從為冠辛酉冠奉天乙亥回紇以懷恩死貳於吐蕃丁丑郭子儀單騎詣回紇軍免胄與回紇大將語責以負約遂與之盟己卯回紇首領石野那等六人來朝庚辰子儀遣白元光率精銳會回紇兵數千人大破吐蕃十餘萬衆于靈臺縣之西原汾陽家傳曰十月八日吐蕃回紇合圍涇陽屯于北原其夜公使方面各除道二詰朝將戰明日冠又至兵甲益盛公使衙前將李光瓚等出諭之亦不受請決戰公以虜騎勁亦以衆寡不敵孤軍無救使開軍門躍一騎而出兵部郎中馬錫主客員外郎陳翃時以一騎從回紇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宰相立于陣前持滿相向公前叱之云云藥葛羅等惘然懷懟伏而請罪因與之盟吐蕃聞之夜半抽兵而遁回紇藥葛羅等遽追之公使白元光等繼之十五日至靈臺破尚結息一十萬衆十八日於涇州東

又破之舊子儀傳曰子儀自河中至屯于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王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云云回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子儀曰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回紇傳曰吐蕃將馬重英等十月初引退取邠州舊路而歸回紇首領羅達干等率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率衆被甲持滿數千人回紇譯曰此來非惡心要見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回紇曰請去甲子儀便脫兜鍪槍甲韎馬挺身而前回紇酋長相顧曰是也便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回紇大將合胡祿都督藥葛羅等

手責讓之曰國家知汝回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背約犯我王畿我須與汝戰何乃降為我一身挺入汝營任汝拘縶我下將士須與汝戰回紇又譯曰懷恩負心來報可汗云上國天子今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以敢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都令公為將懷恩天又殺之今請追殺吐蕃收其羊馬以報國恩邠志曰十月二十四日回紇逼涇陽陣于郭西使漢語者曰城中誰將軍吏對曰郭令公也虜曰郭令公亡矣紿我也郭公開之獨與家僮五六人常服相詣其子晞等扣馬止之公撾其手曰去使人告虜按轡就之回紇熟視曰是也下馬皆拜曰始者不知令公尚在今日降可乎郭公入其衆取酒飲之虜又請曰恐不見信願擊吐蕃以自効郭公從之回紇擊吐蕃逐之三十日敗蕃衆於靈臺殺萬餘人而去按長歷十月己未朔三日辛酉十九日丁丑如實錄所言豈有回紇吐蕃數十萬衆入京畿留十七日而寂無攻戰之一事乎當是時陳翃在子儀軍中所

記日月近得其實今二虜圍涇陽及子儀與回紇盟及破吐蕃日皆從汾陽家傳事則兼採衆書擇其可信者取之

閏月李昌巙討崔旰唐歷作李昌夔今從實錄

大歷元年二月郃卒引弓至二百四十斤舊傳作能引二十四弓今從段公別傳

八月魚朝恩講易譏王縉元載是時縉留守東都而得預此會者按實錄明年二月郭子儀入朝許元載王縉等宴於其第然則雖守東都有時朝京師也

二年四月杜鴻漸請入朝以崔旰知西川留後舊鴻漸傳云鴻

漸仍牽盱同入覲寧傳云鴻漸請盱為行軍司馬仍賜名寧鴻漸歸遂授寧西川節度使至十四年始入朝實錄亦無隨鴻漸入朝事鴻漸傳誤也

七月高郢上書郢集前書八月二十五日後書九月十二日上今因造寺終言之

九月甲子郭子儀移鎮奉天汾陽家傳八月十七日吐蕃至涇西二十七日詔統精卒一萬與馬璘合攻之今從實錄甲寅冠靈州乙卯冠宜祿盖據奏到日今從唐歷

十月戊寅路嗣恭破吐蕃唐歷九月吐蕃圍靈武戊申嗣恭破吐蕃按長歷戊申九月一日也今從實錄

三年四月上欲以李泌為相固辭鄴侯家傳曰固辭以讓元載按載時已為

相何讓之有又曰到山四歲而二聖登遐代宗踐祚命中人手詔驛騎徵先公於衡嶽先是半年前先公夜遇盜三人為其所拉而投之於懸澗及日出乃竊下藉樹枝肢體都無所傷緣巖攀蘿而出不敢至舊居山中人初以為仙云及中貴將至先公大懼沐浴更衣以俟命乃代宗踐祚之徵也疑盜為張后及輔國所遣亦竟不知其由按玄肅登遐泌雖在山林豈容全不知如家傳所言是代宗纔立即名泌也須經李峽泌豈得全無一言名泌必在李峽之後李繁誤記耳

上為泌娶盧氏女 鄴侯家傳云永泰元年端午上令泌食肉結婚按下云阿足師竊鼂履置紫宸上欲使內人護燈燭泌曰臣六七年在此又曰況新賜婚上即位至永泰纔四年耳又云因此得謗元載遂因魚朝恩事排出之然則結婚與朝恩誅不相遠今盡因追贈承天言之

承天皇帝葬順陵 鄴侯家傳曰命使自彭原迎喪葬齊陵今從實錄葬順陵

崔旰賜名寧 舊傳旰初為杜鴻漸行軍司馬即改名寧今從實錄

六月崔寧妾任氏破楊子琳 實錄五月子琳襲據成都即日詔寧還成都七月壬申又云子琳寇成都遂據其城寧弟寬破之蓋五月奏據城七月奏破之成功雖因任氏奏時須著寬名故也

九月白元光破吐蕃京師解嚴 實錄戊戌郭子儀奏靈州破吐蕃六萬餘衆百官入賀京師解嚴蓋即壬辰白元光所破也子儀合前後所破而奏之耳

十月命賀若察按李岵 實錄十月乙巳潁州刺史李岵殺本道節度判官姚奭及奭之弟岵棄州奔汴州本道節度使令狐彰以聞岵亦抗表上聞初岵以公務為彰所怒思遣奭巡按境內便留知

頳州事岾聞之遂與親吏潛謀詐為奭書將為變使將士遺於路中頳州守將得之懼乃與岾同謀殺奭詔給事中賀若察使于頳按覆唐歷曰十月頳州將士怒殺亳州判官姚奭初令狐彰怒頳州刺史李岾遣奭代之且告之曰若岾不受替即殺之岾覺之以告將吏怒而殺奭并命統紀作滑亳州判官姚奭又曰彰表先至遣給事中賀若察往滑州宣詔決李岾配流夷州尋賜自盡今姓名從實錄統紀事則參取諸書

十二月徙馬璘於涇原以邠寧慶隸朔方

實錄己酉以吐蕃歲犯西疆增修鎮守乃以邠寧節度馬璘鎮涇州仍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等州隸朔方汾陽家傳四年五月詔集兵於邠郊六月公自河中遣一萬兵二十八日公如邠州舊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自河中移鎮邠州徙馬璘涇原節度使邠志初吐蕃既退諸侯入覲是時

馬鎮西以四鎮兼邠寧李公軍澤潞以防秋軍盩厔丞相元公載使人諷諸將使責已曰今四郊多壘中外未寧公執國柄有年矣安危大計一無所聞如之何載曰非所及也他日又言且曰得非曠職乎載莞然曰安危繫以大臣非獨宰相也先王作兵置之四境所以禦戎狄也今内地無虞朔方軍在河中澤潞軍在盩厔遊軍伺寇不遠京室王畿之内豈假是耶必令損益須自此始故曰非所及也郭李曰宰臣但圖之載曰今若徙四鎮于涇朔方于邠澤潞于岐則内地無虞三邊有備三賢之意何如三公曰惟所指揮既而相謂曰我曹既為所冊得無行乎十二月詔馬公兼領涇原尋以鄭潁資之李公兼領山南猶以澤潞資之郭公兼領邠寧亦以河中資之三將皆如詔朔方軍自北大徙于邠郭公雖連統數道軍之精甲悉聚邠府其它子弟分居蒲靈各置守將以專其令蒲之餘卒稍遷于邠十年之間無遺甲矣叚公别傳曰馬公朝于京師以公掌留事馬公懇

奏請以邠寧慶三州讓副元帥子儀令以朔方河中之軍鎮之自率四鎮北庭之衆遷赴涇州將以捍西境代宗壯而許之十二月二日朝廷以馬公為涇原節度使蓋三年立此議至四年子儀始還邠令叅取諸書

平盧行軍司馬許杲 舊傳作許果今從韓愈順宗實錄

五年二月元載謀誅魚朝恩 邠志曰五年春詔以寒食名郭公豐年令節思與大臣為樂時欲誅朝恩因諭郭公朔方一軍有社稷勞宜以功卒數千人入朝朕因宴賞得以相識一月郭公以組甲三千人入覲魚朝恩請公遊章敬寺公許之丞相元公意其相得諷邠吏請公無往邠吏自中書馳告郭公曰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遣使至郭公將行士之衷甲請從者三百人公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何為獨與僮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

也公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軍容撫膺捧手嗚咽雪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按汾陽家傳子儀五月入朝七月至邠州或是四年正月入朝時事於時未有誅朝恩之謀今不取家傳又曰三月公上言魚朝恩潛結周智光為外應久掌禁兵若不早圖禍將作矣今不取

周皓擒朝恩縊殺之

實錄是日初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更加實封留于禁中朝恩既奉詔知負恩乃自縊又曰載遣腹心京兆尹崔昭等候朝恩出處會寒食宴近臣朝恩入謁有詔留之朝恩乃懼言頗悖戾上以舊勲矜貸不加嚴刑朝恩遂自縊新傳曰載用左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恩周皓按實錄去年十月乙卯孟皞為京兆尹今年三月辛卯為左常侍未甞言崔昭為京兆也奉詔自縊殆非其實新傳云周皓與左右擒縊之今從之

八年五月乙酉徐浩薛邕貶實錄云侯莫陳怤為美原尉舊李栖筠傳云華原尉侯莫陳怤以主郵傳優改長安尉又曰栖筠劾奏浩等上依違未決屬月蝕上問其故對曰臣聞日蝕修德月蝕修刑今詎上行私之罪未理此天所以儆戒於明聖由是感寤坐怤者皆貶謫自此朝綱益振百度肅然按己丑月乃食於時未也今不取

八月吐蕃寇靈武汾陽家傳八月吐蕃五千騎至靈武南七級渠公遣温儒雅後政等連兵救之九月大破之今從實錄

十月庚申渾瑊與吐蕃戰于宜祿實錄作甲子蓋奏到之日也邠志云十八日與唐歷合今從之

甲子馬璘為吐蕃所敗

邠志曰十月西戎冦邠涇原節度馬公襲之郭公使其將渾瑊率步騎五千為之將角十八日師登黃菅原望見吐蕃瑊急引其衆前據東險仍設拒馬槍以遏馳突之勢史抗溫儒雅等宿將五六人任氣自負輕侮都將置酒高飲瑊使召之至則皆醉矣見拒馬槍曰野地見賊須擊設此何為命去之戎衆既陣抗等叱馬軍使馳賊及回自衝其軍吐蕃躡背而入我師大敗卒之不死者十二三汾陽家傳十月吐蕃四節度歷涇州過閣州南於渭河合軍公遣渾瑊等前後相接以待之二十四日大戰於長武城我師敗績瑊等突出乃免唐歷十八日吐蕃冦邠州瑊與戰于宜祿官軍大敗二十二日馬璘出兵擊之又敗二十七日己巳璘遣兵斫吐蕃營破之二十八日庚午詔追諸道兵屯西郊十一月一日吐蕃退段公別傳曰甲子冬十月二十二日犬戎入冦大戰于盩倉我軍與朔方兵馬使渾瑊之衆併力齊攻防秋諸軍

望賊而潰於是我師不利今日從邠志唐歷段公家傳事從實錄兼采諸書

九年二月庚辰汴宋兵潰唐歷作十日己酉按長歷是月庚午朔十日乃己卯也今從實錄

四月甲申郭子儀辭還邠州唐歷作癸未今從實錄

十年三月陝州軍亂逐趙令珍唐歷三月二十八日辛卯陝州軍亂實錄唐統紀云甲午朔今從之

八月辛巳郭子儀還邠州汾陽家傳作丁丑今從實錄

九月馬璘破吐蕃於百里城汾陽家傳九月吐蕃略潘原西而還八日至小石門

白草川十八日下朝那川二十三日至里城營支磨原入華亭十月公遣渾瑊李懷光等與幽州義寧汴宋軍會于故平涼縣三日詰朝大破之今從實錄

十月盧子期攻磁州舊李寶臣傳作攻邢州今從實錄

田承嗣謂李正已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按承嗣卒時年七十五此云八十六者蓋欺正已耳

王武俊說李寶臣玩養田承嗣舊王武俊傳曰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齎詔宣勞承倩將歸上傅舍寶臣親遺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王武俊勸玩養田承嗣以為己資寶臣曰今與承嗣有釁矣何推腹心哉武俊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為父子咳唾間耳若傳虛言無益也今中貴人劉清譚

在驛斬首送承嗣承嗣立質妻孥矣寶臣曰言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為國乜兵滄州請擒送承嗣以取信許之按承嗣方求解於寶臣何必擒滔以取信且承倩尚在傳舍武俊何不勸斬承倩而斬清譚乎寶臣自以田承嗣誘之共取幽州故襲朱滔非因承倩之辱也今從唐紀

十一月路嗣恭擢敬晃為將 鄴侯家傳作敬倪今從舊傳

嗣恭克廣州斬哥舒光 舊嗣恭傳曰嗣恭平慶州市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兵部尚書無所酬勞建中實錄曰自兵興以來諸軍殺將帥而要君者多矣皆因授其任以苟安之其王師征討不失有罪始斯役也既而有謗其收南海府庫閱檢不實不得用久之按代宗以嗣恭附元載遺載琉璃盤惡之故不用耳

事見鄴侯家傳或當時亦有人迎合以匿資謗嗣恭不可知也今不取李肇國史補云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為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入報三伏中追詔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覲禮江西判官柳渾入雨泣曰公有功方暑而追是為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族滅也嗣恭懼曰為之柰何渾曰建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按嗣恭素附元載載誅賴李泌營救得免事見鄴侯家傳載豈有譖嗣恭云欲為亂之理蓋載已被誅而名嗣恭適在三伏渾有此疑時人因以為渾美事耳今不取

十二月回紇寇夏州此事出汾陽家傳實錄新舊紀皆無之按實錄明年二月加朔方戍兵以備回紇則是回紇嘗入寇也

十一年八月加朱泚同平章事實錄閏八月己亥遣朱泚如奉天行營按去年已云泚出鎮奉天行營至此又云明年九月又云盖泚每年往奉天防秋至春還京師但實錄不載其入朝耳

汴宋兵馬使李僧惠汾陽家傳作李思惠今從舊傳

十二月丙申馬璘薨實錄庚寅璘薨段公别傳曰十二月十三日丙申馬公薨十二年正月八日奉制除涇州刺史知節度事實錄又云丁酉以段秀實為河東留後按時馬璘新薨秀實涇原留後備禦吐蕃豈可輟之使攝河東盖奏報未至故有斯命尋聞璘薨遂除涇原耳

十二年九月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段公别傳曰自授鉞三五年間西鄰無烽燧之警又曰戎帥論乞力陀慕公清德不敢侵陵我疆舊傳亦曰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按是月吐蕃

冠原州十二月朱泚拒吐蕃自涇州還明年九月吐蕃逼涇州云三四年間不敢犯塞者蓋史家溢美之辭耳

十月劉洽為宋州刺史　舊劉玄佐傳云李靈曜據汴州洽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按劉昌以宋州牙門將說李僧惠歸順則是僧惠先已為靈曜守宋州朝廷因授宋州刺史耳若僧惠未降則洽不能得宋州已降則不敢取宋州蓋僧惠已為李忠臣所殺洽因引兵據宋州耳舊傳欲以為洽功故云然其實非也

十二月李納為青州刺史　實錄此年二月丙戌以納為青州刺史充淄青留後至此又云為青州刺史舊正己傳云正己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納傳云正己擊田承嗣署奏留後尋遷青州刺史今從之

十四年五月崔祐甫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舊紀云祐甫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今從建中實錄

八月楊炎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與炎皆自門下遷中書是時中書在上也憲宗以後門下在上中書在下不知何時升改

十月吐蕃入冦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建中實錄裴垍德宗實錄此月吐蕃三道入冦皆在梁益之境而来年四月乃云去冬吐蕃三道来侵一自靈武一自山南一自蜀又云賛普謂韋倫曰令靈武之師聞命輟矣而山南已入扶文蜀師已趣灌口追且不及與此自相違今不取

温輬車稍指丁未按車指丁未之間則行出道外矣盖出門欲斜就道西不當道中間行耳

張光晟知單于振武等城舊傳云王雄為振武今從實錄

楊炎欲奪崔寧權置三留後舊傳初寧代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炎又數譏毀劉宴寧又救觧之因此大怒其年十月南蠻大下上遣寧還鎮炎懼怒已入蜀難制奏止之按寧為御史大夫在吐蕃南蠻冦蜀後舊傳恐誤

十二月詔財賦歸左蔵歳擇三五千匹進入大盈德宗實錄作三五十萬匹今從建中實錄

德宗建中元年正月罷劉晏轉運等使建中實錄曰初大歷中上居東宮貞懿皇后方為妃有寵生韓王回帝又鍾愛故閹官劉清潭京兆尹黎幹與左右嬖倖欲立貞懿為皇后且言韓王所居獲黃蛇以為符動搖儲宮而晏附其謀冀立外効圖為宰輔時宰臣元載獨保護上以為最長而賢且嘗有功義不當移王縉亦謂人曰晏黜者也今所圖毋乃過黜乎後其議漸定貞懿卒不立上憾之至是以晏大臣而附邪為姦不去將為亂託陳奏不實譖為忠州刺史沈既濟楊炎所薦蓋附炎為說今從舊傳

二月遣黜陟使十一人洪經綸等使河北建中實錄黜陟使十一人而無名德宗實錄有十人名而無河北道及經綸名蓋脫誤也

四月吐蕃發使隨韋倫入貢上命歸其俘建中實錄曰及境境上守

陴者焚樓櫓棄城壁而去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廣守兵勞獘以國家始因用胡為邊將而致禍故得河隴之士約五十萬人以為非族類也無賢愚莫敢任者悉以為婢僕故其人苦之及見倫歸國皆毛裘蓬首窺覦墻隙或搥心隕泣或東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虛實望王師之若歲焉君子曰惜乎人心之可乘也若逾代之後斯人既沒後生安於所習難乎哉此恐沈既濟之溢美且欲附楊炎復河隴之說耳今不取

五月劉海賓殺劉文喜

邠志曰詔李懷光朱泚並軍誅之師圍涇州數月不拔文喜使其子求救于吐蕃蕃衆將至光泚議退兵以避之都遊奕使韓遊瓌爭之曰西戎若圖涇衆必變義不為文喜没身于戎虜秋七月西蕃率騎登高麾涇人涇人果曰始吾為文喜求節度耳今師致討困則歸之安能赤土塗面為異方之人乎劉海賓因之殺文喜以衆降泚泚無所戮涇人德之萌泚之亂亦自此始按是時吐蕃通

好無入援文喜事又實錄此月涇州平而邠志云七月西蕃至皆相違今從建中實錄

九月桑道茂請城奉天舊傳云道茂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修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墻大其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倉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今從實錄及崔庭光幸奉天錄

九姓胡說回紇乘喪入寇既云乘喪入寇當在去年今因遣源休册命追殺之耳

源休使回紇舊傳曰休妻即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離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遲留不答欵狀除名配流溱州久之移岳州建中初楊炎執政以京兆尹嚴郢威名稍著心欲傾之郢即王翊甥壻也休與王氏離絶之時炎風聞休郢有隙遂擢休自流人為京兆少尹俾令伺郢過失休既在職久與郢親善

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充使回紇按休奉使時回紇方忠順張光晟未殺突董炎安知回紇欲殺休而遣之今不取

八月姚令言為涇州留後舊傳孟皥尋歸朝遂拜令言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按實錄建中三年八月以涇原節度留後姚令言為節度使此年必始為留後也

九月不按賊吏殆二十年建中實錄云三十年葢字之誤也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七